

外国惊险·传奇 侦破小说选

杨汝钧 译



外国惊险·传奇·侦破小说选

杨汝钧 译



外国惊险·传奇·侦破小说选

杨汝钧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125印张 2插页 314千字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000

ISBN 7-224-01313-7/I·279

定价：7.20元

目 录

离奇曲折的案件.....	(1)
博士的神秘失踪.....	(51)
女警员孤身探秘.....	(69)
奇异的印章.....	(92)
在一连串怪事的背后.....	(109)
古堡里的幽灵.....	(123)
改名换姓的.....	(137)
冒名顶替勇斗群魔.....	(151)
生死攸关.....	(176)
钻石失窃案.....	(203)
陷阱.....	(222)
被害者的揭露.....	(241)
罪犯之子.....	(254)
保险箱里的炸弹.....	(284)

目 录

奇破盗靴案.....	(314)
湖怪.....	(341)
突然消失的人.....	(365)
离奇的死亡.....	(389)
从海上漂来的木乃伊.....	(423)

离奇曲折的案件

〔美〕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
（一）俯卧在田野里的人影

使人寒栗的夕阳在道路边的两行树木后面洒下了长长的阴影，贝克特打开了希格比家园的篱笆门，把拖拉机开到了广阔的田野。

就在昨夜，希格比家族的成员终于结束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争吵，对房地产的售价统一了口径。充当房地产中间商的法纳姆于第二日晨匆匆地赶到了贝克特处。几个钟点以后，贝克特在希格比家园周围转悠了一下，随即签署了合同，同意把它全部买下。随后，贝克特把马群赶进了希格比家园的田野之中。现在，贝克特正坐在拖拉机上犁地。他准备干到子夜。如果他不觉得很困，还

将继续下去。

拖拉机坚实、平稳地轰响着。贝克特双眼盯着犁出的一条条垄沟出神了。他并未意识到正在逝去的分分秒秒。暮色已经覆盖了大地。贝克特打开了拖拉机的前灯，驶着它继续向前疾驰。

散放在田野里的马群看来很不安宁，也许，这是因为它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吧。马儿到处奔跑着，甚至在刚刚犁过的潮湿的松土上，也留下了它们错综复杂的蹄印。

没过多久，月亮从云层里面露出了头。月光透过飘动着的朵朵云彩，照到了犁着的田野上面。在这清一色的田野的远处，贝克特看到了一个物体的奇怪轮廓。

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倒像是丢在田野里的一袋土豆。贝克特凝视着，然后擦了擦眼睛，继续观察着。他开着拖拉机向前驶去，盼着它会在任何时刻消失掉。可是，它并未消失。贝克特接近了那个物体。物体逐渐由模糊显得清晰了：一双高跟皮鞋、短裙……啊，是个年轻姑娘的躯体！她俯卧在新耕过的泥地上。

“嗨呀！”贝克特高叫着，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贝克特跳下拖拉机，抚摸了一下姑娘的躯体。躯体尚未冰冷，但显然已经没救了。贝克特似触电般地把手缩了回来。在月光照耀之下，他的手似乎染上了一层黑漆，感到潮粘粘地分外难受。

贝克特迅即返身跳上了拖拉机，爬进了座位，把拖拉机径直地开了回去……

（二）难道她是从天而降的吗？

司法官埃尔登处理完了公事，卷了一支烟，坐到了舒适的

旧式沙发上看起了报纸。他即将下班。

埃尔登看了一下《盖泽特报》的各种标题。他注意到，希格比家族的成员已取得协议，房地产即将售出。他知道，买主是贝克特，因为贝克特的田地就在希格比家园的旁边。埃尔登又注意到了报纸内页上的“个人专栏”。他在该栏读到了一则消息：房地产中间商法纳姆的妻子已经赴城作长时期的逗留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你是司法官埃尔登先生吗？”电话里的声音激动异常：“我是贝克特。在我的田野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！”

“她是谁？”埃尔登问。

“我一无所知啊。”

“她死了有多久了？”

“看来，有人在她身上捅了刀子。我刚刚才发现她。”

“不要碰任何东西。我马上就到。”司法官埃尔登说。

埃尔登的办公处离贝克特田园约有10英里。他跳上汽车行驶了10分钟，就抵达了目的地。这时，贝克特正在迎候着他，脸上显出了震惊和不安的神色。

“具体地说，你看到了些什么呢？”司法官埃尔登问他。

“那位姑娘俯卧在刚犁过的田野里，白皙的皮肤，金色的秀发，蓝色的眼睛，穿的衣服很讲究，看来还不到20岁。姑娘的背上有个刀口子，准是有人用刀子戳刺了她。”

“你有否在尸体周围留下什么踪迹？”

“我只是停留在走近她的那一段地域。”

“很好，”司法官说，“我们快去看看吧。”

他们沿着贝克特原先踩过的脚印到达了尸体旁边。

“这一段脚印都是你留下的吗？”司法官埃尔登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可是，在尸体周围再也没有别的脚印啦！”司法官埃尔登惊异地说。

“是啊，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”贝克特不安地回答。

“难道她是从天而降的吗，贝克特？”

“我想，也许她被人捅了一刀以后，就在田野里奔跑起来，以后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死去。由于我在犁地时一直低头盯着前轮旁边犁着的土地，没有注意到发生的悲剧。”

埃尔登取出手电筒，弯下了身子，审视着这逐渐变僵了的躯体。他搭了一下受害者的脉搏，可是脉象早已消失了。

埃尔登又用手电照了尸体周围的各处，仔细地观察了田野里的各种草片叶片。

“未曾发现有任何血迹啊。如果那位姑娘被戳以后在奔逃，地上肯定会有血迹。喔，你看，姑娘的裙子上也没有任何血迹。你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她被害后奔跑，鲜血肯定会流到裙子上的。”埃尔登说。

“真是见鬼，”贝克特说，“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。”

“这案子简直太离奇了！在这刚刚犁过的松软的土地上竟然没有凶手和被害者的足迹。这究竟该作何种解释呢？”司法官埃尔登随后又朝贝克特说：“你马上打电话给副警长昆兰，要他随身带上照相机，并随同验尸官一起到这儿来。”

（三）这是一桩离奇的凶杀案

贝里尔是副警长昆兰的女儿，年方19岁。她此时正守候在

电话机前，等着男朋友罗伊打来的电话。罗伊将从福特·比克林打电话给她。

电话铃猛地响了起来。

贝里尔拿起了话筒。话筒里一位接线员的声音在说：“这是长途电话，要和贝里尔小姐通话。她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贝里尔说。

“请稍等。”

瞬间，贝里尔听到了罗伊的说话声。

“喂，你是罗伊？”

可就在这时，话筒中插进来了接线员的声音：“打3分钟需要25美分。请付钱，罗伊先生。”

不一会，贝里尔又听到了罗伊的说话声：“贝里尔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！我明天可以返回了。”

“哦，罗伊。”

“你见到我会非常高兴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罗伊。”

“明天咱俩去跳舞好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他们的交谈又被接线员打断，因为3分钟时间已经到了。

罗伊匆匆地说了声“再见，我的宝贝”，就挂上了电话。

贝里尔慢慢地、若有所失地放下了话筒。几乎就在同时，电话铃声又骤然响了起来。贝里尔拿起了话筒，听到了一个男人的低沉的声音：“我要昆兰先生听电话。快！这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！”

“请等一下，”贝里尔随即喊道，“爸爸，有你的电话。发生了凶杀案。”

副警长昆兰听了贝克特在电话中的简短陈述，问了几个问题，就说道：“我这就赶到。”……

贝克特在拖拉机上安装了特大瓦数的灯头。几个人正在忙着进行查验。他们最后一致得出结论：未见任何脚印。

司法官埃尔登对验尸官说：“吉姆，你现在可以把她移动了。可怜的姑娘，她恐怕还未满20岁呢！”

验尸官用一种职业性的腔调说：“死者背上有一个被刀捅过的伤口，未发现任何凶器。埃尔登先生，你面临了一桩谋杀案。”

接着，验尸官又显得疑惑不解地说：“要在如此松软的泥地上杀害一位姑娘简直不太可能。至于不留下任何足迹，更是不可思议之事。”

其他人员全部离开了出事地点。尸体也已运走，准备作进一步的检验。

（四）希格比住宅中的怪异

司法官埃尔登则在夜幕中潜伏了下来。他一动也不动地整整守候了20分钟，但未见任何可疑的形迹。接着，他站起了身子，向希格比的空宅走去。空宅的窗户上钉了木板。他小心翼翼地打亮了手电，查看着空宅的前门，随后又绕到了后门审视。前、后门都是关得紧紧的，并已上了锁。唯独边门出现了可疑的迹象。很显然，那扇门不久前曾被打开过。

埃尔登轻轻地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他穿过了一条狭小的、积满灰尘的过道，进入了起居室。在手电筒光束的照耀下，一只老鼠正在拼命地逃窜。

马文·希格比老人已于一年前去世。从那时起，希格比的家属一直陷于激烈的争吵之中。谁也不愿意住在这儿，更无人愿意照看这个宅邸。故而，这间起居室显现出了一种奇异的景象：大大小小的老鼠在家具中间到处作窝，繁衍后代；地板上积了厚厚一层的灰尘；墙上的各种镜框横七竖八地挂着。

希格比老人生前曾是当地一家银行的董事。由于他在建筑经营中获利颇多，交上了好运。他的妻子早已去世，故而并无子嗣。希格比有一个妹妹，名叫夏洛塔，以及两个弟弟，名叫奥斯卡和罗伯特。他们三个人为继承希格比的财产而争吵不休。在一个接一个激烈的争夺战中，他们把希格比的家宅遗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司法官埃尔登弯下了腰，把手电筒靠近地面探照着。这时，积满了灰尘的地板在手电筒的光圈之中显现出了一些脚印。埃尔登仔细地研究着这些脚印。他能够清楚地辨明，有一些是女人的脚印，而另一些脚印至少是某一个男人留下来的。他们似乎在地板上无目的地走来走去，故而脚印错综地交杂在一起。

埃尔登思忖着，希格比的宅邸确实是以往很多事情的见证。希格比的一生包含着很多神秘的内容——女人、政治、经商等等。那位房地产中间商法纳姆，一度曾经写信给《盖泽特报》，激烈地指责过希格比，说他在承建一所学校大楼的工程中弄虚作假，行为不端。但没过多久，法纳姆的这些义愤填膺、愤怒不平之词突然销声匿迹。希格比的绅士气派和高雅风度不但博得了女士们的青睐，它似乎也同样使他的政敌们折服。

司法官埃尔登小心翼翼地潜入了其他房间。他在手电筒所

照之处的地板上都发现了同样形状的足迹。

在厨房里，埃尔登发现，有人已经把桌子上的灰尘仔细地抹掉。桌上残留着一些很小的面包屑、一支唇膏和一只银质的卷烟盒。在桌面的另一边，出现了一条约有2英寸长的烧焦的痕迹。焦痕周围积有灰色的粉末，这准是放在桌上的一根燃烧着的卷烟所留下来的烟灰。

他又审视了地板，发现桌子下面丢着一根擦划过的火柴和两只烟头。其中的一只烟头上留有口红。

埃尔登拿起了卷烟盒，把它翻了过来。他发现在它的侧面刻有一颗心，一支箭从心上穿透。箭的双端刻有两个字母：一端为R，一端为B。

司法官对此卷烟盒捉摸了许久，随后把它依照原样放回了原处。接着，他顺着自己进屋时踩下的脚印离开了希格比住宅，并随手把边门轻轻地关上。

（五）贝里尔的震惊

将近夜间11时光景，副警长昆兰家中的电话铃又骤然响了起来。贝里尔迅即从卧室里奔了出去。当她经过母亲的房门口时，就高声地叫着：“妈，由我来接电话。”

贝里尔疾速地下了楼，抓起了话筒：“喂，我是贝里尔。你是谁？”

听筒里传来了司法官埃尔登慢吞吞的说话声：“贝里尔，我是埃尔登，你的父亲在吗？”

“不在，他还未曾回家呢。要不要我为你转告什么口信？”

司法官接着说：“好的，这就麻烦你了。请你告诉他，我想立刻和他通话。在希格比住宅里，有人遗留了一只卷烟盒，我想请他从烟盒上取得手印。”

“我一定告诉他，司法官。”

“叫他带上手印获取器和照相机。那是一只银质的卷烟盒，上面刻有一颗心，一支箭横穿过那颗心，箭的两端分别刻有 R 和 B 两个字母。你父亲一回家，请你马上告诉他，好吗？”

贝里尔听后，似同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她的头顶，顿时觉得双腿酸软，浑身显得软弱无力。她慢条斯理地回答着司法官：“我一定马上告诉他。再见啦。”

贝里尔抖抖瑟瑟地放下了话筒，似乎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之中。司法官描述的那只银质卷烟盒，恰恰是她送给男朋友罗伊的圣诞节礼物！接着，贝里尔的头脑中又出现了另一个疑团。那位长途电话的接线员要罗伊支付25美分的电话费。如果罗伊果然是从福特·比克林打来的长途电话，那么，3分钟的电话费应该是85美分才对啊！

“贝里尔，”她的母亲在楼上高声问道，“一切都好吗？你讲起话来怎么变得怪声怪调啦？”

贝里尔笑着说：“一切都正常，妈妈！是司法官打来的电话。我……我得出去找爸爸呢。”

“找爸爸？唉呀，究竟是怎么啦，贝里尔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

“不要庸人自扰啦，妈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”贝里尔一边说，一边尽可能快速地穿好外衣准备离家，“爸爸也许是在《盖泽特报》报社呢。”

“那你打个电话给他不就得啦？”

“不不，我驱车亲自去一下。爸爸也可能已经离开了那儿，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呢！妈，你不必牵挂着吧。”贝里尔说着话，飞速地冲下了楼，出了大门。

（六）新发现的车轮印

半夜时分，司法官埃尔登走进了法医的化验室。

“副警长昆兰在吗？”埃尔登问道。

“他正在后间同验尸官谈着话呢。”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说。

“法医发现了些什么？”埃尔登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被害者的后背左侧有一个刀口。刀口是径直地戳进躯体的。”

这时，副警长昆兰从后间走了出来，并对埃尔登说：“在死者裙子上未找到任何血迹。那位姑娘被捅以后，几乎立即就死了。”

司法官点了点头。接着，他把副警长拉到了一旁：“我一直在找你呢，昆兰。你见到你女儿了吗？”

“几分钟以前她给我打了个电话。她说，她驱车到处在找我，找了老半天呢。她还说，你要取一些手印。我这不是刚刚来到这儿，打算把提取手印的机械带走呐。”

“不久前有人曾经到过希格比宅邸，”司法官说，“他们在地板上踱过步。我发现他们在厨房里吃过一些夹心面包，还发现了一支女人用的唇膏和一只卷烟盒。我看，上面会留有指印的。”

“我想，你没有动过这些物品吧？”昆兰问道。

“我只是拿起来察看了一下。”司法官埃尔登率直地说。

“唉呀，老兄。我告诉过你不知多少次啦，不能莽莽撞撞地端起什么就……”

“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”司法官说，“不过，我总认为，似乎很有必要观察一下卷烟盒的侧面。这样，我就把它翻过来了。”

副警长昆兰说：“我们走吧。我去把获取指印的机械带来。”

“我们在希格比住宅会面吧。”司法官说。

“你要不要看一看尸体？”

“哦，不看了，现在尚无必要。你已从死者手上取到了指印吗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简单地谈谈那位姑娘的特征吧。”

“白皙的肌肤，金色的头发，蓝色的眼睛，润滑的身子，确实是一个貌美的姑娘。年龄在19至20岁之间。”昆兰回答着。

“太可怜了！”司法官自言自语地说着。过了不多久，他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好吧，昆兰，我将在希格比宅邸见到你。”

15分钟以后，司法官埃尔登抵达了希格比住宅的门口。他跨出汽车以后，就在住宅门口停了下来。从汽车前灯的光照之中，他看到了地上新出现的汽车轮胎的痕迹。这些痕迹压在原先拖拉机行驶过的地方。昆兰在几分钟内赶到这里，见到司法官卧伏在地上，打着手电筒在仔细地察看新发现的轮胎印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副警长昆兰跃下了汽车。“你又发现新的线索啦？”



“有辆汽车开到过这儿。”司法官说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，”昆兰说，“这究竟是谁呢？真使人捉摸不透。也许那是报社记者吧。我们应该在门上上个锁嘛。”

“我照例应该留个人在这儿才是。”司法官说。

“你从汽车的轮印上又能揭示些什么呢？”昆兰问。

“这倒不太多。车轮平整无损，但在某些地方仍然有点小疵。不信你看：这个车印明显是右前轮，在轮胎边缘掉了一小块橡皮。要记住这一点，昆兰。如果我们多加留神，很可能会发现这辆汽车的。”

“我们要不要拍一张车轮印的照片？”昆兰问。

“你只要量一下右前轮边缘那条缺损的橡皮的面积就行了。要不就画一张草图吧。我想进屋作一番深入的探究。”

昆兰疑虑地问道：“如果这一车轮印是个重要的证据，这样处理未免……”

“唉呀，我们只要记住这车轮印不就可以了嘛。”

“是啊，不过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昆兰回答。

“好吧，”司法官沉默了一会儿说，“那就这样吧：你从笔记本上取一张纸下来，把它撕成同右前轮橡皮的缺损部分一样大小。我看这是个好办法。”

昆兰点了点头。他掏出小本子，撕下一张纸，蹲到了轮印中缺损痕迹的旁边，仔细地比量着，并撕弄成了一张小纸片，其外形和尺码同轮胎边缘橡皮的缺损部分完全吻合。

“它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啦，埃尔登。”昆兰说。

“好极了，”司法官说，“你务必把这张小纸片保存好。”